



我的高考1977与清华

○ 陈大同

与清华结缘已有34年了。期间十年寒窗，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工作后也经常围绕清华转，总是身不由己往清华跑，看来这辈子要把“清华”两字越刻越深。

一切从1977年9月25日开始。那时，我刚从插队农村返城，在西四路口的北京印刷九厂（现京华印刷厂）当装订工学徒，月薪18元。有一天回家路上，在动物园转车时偶遇高中同学钱某，其父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她神秘地透露：赶紧复习功课，高考就要恢复，就从今年起。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个决策。于是，我比一般老百姓提前4天知情，与积攒了十多年的无数有志青年一起，临时抱佛脚，复习了两个月，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高考1977之中。当年的清华，还是文革“六厂二校”的重灾区，远不如今日风光，再加上我“无知者无畏”的豪气，就报了清华。那年62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25万人，录取率仅为4%。

就这样在1978年2月底，我稀里糊涂走进了清华电子工程系（现计算机系）无7班（无线电7字班）。一年多后，无线电系由四川绵阳回迁，无7班整体回归，由寄养在他系的“孤儿”，一跃而为本系的独生骄子。

那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国门乍开。放眼四望，才发现原来我们都还在那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之中。于是痛定思痛，奋发图强。在科学的春天里，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的名字堪比现今的周杰伦、李宇春；青年学子中口不挂着“诺贝尔”，似乎就没脸见人。滚滚大潮洗淘着莘莘学子，可是我琢磨着这“图像信息处理”专业怎么看也不像是“诺贝尔”的近亲。于是，向学校申请要转学物理。一天，无线电系主任吴佑寿教授找我谈话：“你想学物理，

咱系里也有，叫‘半导体物理’，怎么样？”我虽不安份，但本质上还是个听党话的好同志。这样，我就成为了半导体专业1977级唯一的学生，被“因材施教”，并在微电子所李志坚教授的指导下读完了本、硕、博。

其间，深深困扰我的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无线电系搞教育改革，大一不分专业，大二自主选报专业。分班时一看，坏了：半导体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报其他专业没要分过来的。原来我折腾了半天竟然拾来了这么个冷门专业，这个郁闷呀！更可笑的是，那几年我还年年被请去给不安心的学弟学妹们讲这个专业的重要性和大好前景，我是越讲自己心里越发毛，越发毛越要讲。果不其然，等1987年终于熬出了博士，面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当时半导体公司100%都是国有，个个都半死不活，苟延残喘。后来这些公司倒的倒，卖的卖，几乎全军覆没。

我的大好青春，难道如此虚耗？不得已随着出国大潮，漂洋过海“洋插队”去了美国。

在美国流浪数载，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用得上专业的地方落下脚来，那地方叫“硅谷”。其后20余年，工作、创业、海归、再创业，直到风险创业投资，终于又回到北京，回到了清华园。

30多年，画了个圈，我把它比作北京的三环路或者四环路。人非物更非，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但北京已有了五环路、六环路。愿今后借《水木清华》这方宝地，说说心里话，说说我们的二环路，直至九环路、十环路。因为，这也是新清华、新北京、新中国的历史道路。📍

（作者为华山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